

2024春节济宁乡村文化旅游节

《文化周末》纸媒+
新媒体视频同步独家推送



二月会又听端鼓腔

特约记者 杨焕勇 种衍洋 鲁亚光 马晓璇

微山湖端鼓腔又称端公腔,发源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是沿湖汉族传统曲艺艺术。自唐朝以来逐渐形成统一的曲牌调式、舞蹈表现形式和演唱内容,粗犷豪放,独具水乡特色。

端鼓腔属于古老雉文化,是微山湖形成后,渔民驱疫降福、喜庆丰收、祈福禳灾、消难纳吉的祭礼仪式,综合了民间音乐、舞蹈、剪纸、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的说唱艺术,蕴含着微山湖特定的传统文化及渔民生活生产方式。

端鼓腔几乎每月都有表演,像农历正月灯会、二月土地会、四月泰山大会、十二月封湖冬会、造船会、祭祖活动等等。陆地演出端鼓腔时,会场色彩鲜艳,并装饰有剪纸图案。以前渔民多在湖上生活,湖面上并连两只大船作为舞台,观众坐在各自的船上围而观之。如今,渔民已在岸上定居,演出是在岸边的戏棚里。棚里放上一面席子代指船,表演和在船上一样,主要有六大曲目:小龙行雨、还魂记、魏九替父、张郎休妻、刘文龙赶考、邀家神。每换一个曲目,都要举行换幡仪式,即换唱旗。唱旗升起,演出正式开始。

伴奏时左手把鼓端在手中,右手用竹制的鼓签敲击羊皮鼓面,下端的铁环子会发出悦耳的声音。2011年,端鼓腔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部城文化我传承,OK!

特邀记者 杨焕勇 种衍洋 鲁亚光 马晓璇

济宁市微山县有着丰厚的大运河文化、微山湖文化和渔家文化资源,部城的骨牌灯一亮相,满满的元宵节味就出来啦。2月24日,元宵佳节。夜幕降临,微山县夏镇街道部城东村文化大院内锣鼓声声,烟花璀璨。

骨牌灯是流传在微山湖区特有的民间舞蹈,是产生于大运河码头搬运劳动闲暇时的一种自娱自乐的传统舞蹈艺术形式。

每当新春佳节,村民们舞着骨牌灯,以红绿色灯笼组成天、地、人、和等几十种骨牌点子图案,用来表达和美生活的喜庆气氛。

骨牌灯是一个集体表演项目,在每次的展演中,后勤、化妆加上敲锣打鼓的都要30多号人。骨牌灯的演出阵容,包括了骨牌的张数,按生、旦、净、末、丑等戏曲角色化妆,配穿五彩缤纷的戏剧服装。每人手拿一张牌,按照推牌九的形式,交替变换队形,拼成天牌、地牌、人牌等。因而,上演时阵势庞大、变化多端、气势恢宏、热闹非凡,形成了骨牌灯表演的独家特色。

骨牌灯历经民间艺人的传承和创新,被赋予新的内涵及特色,集中再现了朴实的民俗性、独特的技巧性和精美的艺术性。

元宵佳节节的骨牌灯表演,装点了一份正月里的红红火火,把人间万象融入了一场热热闹闹的仪式。



■组稿记者 刘帝恩 视频编辑 张辉

一线

汉唐石刻：古代艺术的丰饶原乡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为“书法艺术殿堂”。

“你看这个西汉时期画的虎,似虎非虎,既简约又夸张。”孙峻说,西汉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有想象力的朝代。而到了东汉,虎或其他人物、动物的表达就更加生动和具象化了。在孙峻看来,这种变化,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体现了古人对于艺术的理解达到了更高层次。

西汉和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具有鲜明的差异。“西汉使用的技法是阴线刻,非常简约;东汉用的浅浮雕,比较复杂。”孙峻对比了西汉与东汉时期画像石上的马,并且讲解两朝的不同:“西汉的马,头大、身体大,腿却很短,看起来很滑稽,也很有趣;东汉的马,看起来就和现代画中马的比例很接近了。”

此外,馆中还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如东汉门扉画像石。汉画像石上的铺首衔环基本都是兽面形,面目狰狞威猛,头部形状为通常所说的山字形或三叉戟形。将铺首安排在墓门或墓室内,借此守御阴宅,辟除游魂野鬼入侵,确保墓主地下安宁。

孔子适周问礼汉画像原石,早年出土于嘉祥旷山,雕刻技法为四面线刻。老子躬身执拐杖居右,孔子双手抱雁居左,二人之间有相慕,披发单手推风车抬首对望孔子,其上榜题“大巷党”。孔子身后为众弟子,皆怀抱简册,但神态各异,或躬身,或回首。晏婴及子路上方分别榜题“齐相晏子”和“子路”。该石雕刻工艺精湛,构图严谨,故事内容鲜明,为汉画像石中的极品;尤其是“齐相晏子”位于孔子弟子行列,为汉画像石中仅见,除弥补文献记载不足外,对于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学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因此被誉为“镇馆之宝”。

比翼鸟、连理枝、狩猎图、百戏图,众多古代经典文学元素,都能在汉画像石上找到。代表太阳的三足鸟,体现古人飞天梦的羽人,让人惊叹于古人工匠的技艺和审美。

兽的尾巴横着画,持杖老者的胡子也是横着画。在孙峻看来,这是工匠在雕刻时有意去“破竖线”,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美学上的平衡。即便是无意识的,那也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自觉,值得后世艺术家学习和借鉴。

“人生在世几十年,只是中华几千年历史中很小的一段。我只是这几十年中帮助保管这些石刻的人,最终都是要捐给国家的。”孙峻表示,他的收藏之路还会继续。因为收藏汉唐石刻的爱好,源于他对济宁文化的热爱。汉唐石刻,必须留在济宁才有价值。在汉唐石刻这片丰饶的原乡沃土,孙峻找到了一生的追求和挚爱的艺术。在默默地耕耘中,他收获了艺术的春天。

周末聚焦

运河上的回首与远望者

本报记者 刘帝恩

研究大运河的著作近年来浩如烟海,但公认的精品并不多。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山东大运河新考》,无疑是众多著作和研究中的闪亮明珠。

作者姜传岗,曾任中共济宁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现为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智库专家。这本书是他近年来研究运河史力作,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水利、水运方面的先进科技水平和杰出成就。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充分展现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和历史。

想全面介绍大运河、写好大运河,有两个难题需要解决。一是大运河的“大”,这个大不仅是空间上的长度,更是需要用脚丈量的长度,作者在写作中跋涉与调研的时空也是巨大的。二是大运河的“新”,既然是《山东大运河新考》,必然是常学常新,观点新,有说服力。

在解决这两个难题方面,姜传岗有着自己的实践。他多年来广泛调研,长期深入运河沿线村庄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关于运河历史的新资料,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山东大运河的考证文章。

在这部著作中,姜传岗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在诸多方面,以新材料、新观念讲述山东大运河历史,弄清楚了运河史上的许多问题。以鲜明的观点、朴实的风格、有力的论证,构建了属于他的运河“瞭望塔”。

书中各篇旁征博引,可窥见调研的广度和深度。如该书上编《“南旺分水”如实说》一文中,引用了“汶河分流南北,北会

黄河,南入江苏,‘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的美誉。还有一种与其相近的说法是“北去三分朝天子,南下七分接皇粮”,这种说法出现在清代的楹联中。

围绕这种说法,姜传岗用全面、详实的论证,指出了历史上的谬误,把被神话的、夸张的和误解的成分剥离开来,呈现给读者一个真实的南旺分水全貌。许多观点如“南旺分水向北可直通北京是不可能的事”“真的以为南旺分水‘向北流到北京,向南直达江南’,则大谬矣!”等,都十分直接、大胆地指出了历史上的错误。所引嘉庆《大清一统志》、雍正《山东通志》和《明史·宋礼传》中关于大运河及汶水的描述,则是有力的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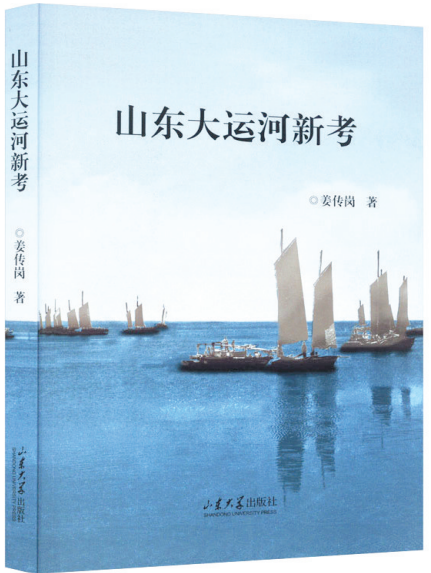
对大运河近现代工程的研究方面,姜传岗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大运河过黄河的船闸方案略述》中,详略论述了“穿黄工程”的要旨和难题,让人大开眼界。对于不易理解的地方,姜传岗在注释部分也给予了补充,如“1967年山东省实施梁济运河通航改造工程,按六级航道标准施工”“1976年进行了三次船舶自黄河过闸入梁济运河的试验,但黄河泥沙淤积严重,加之处于黄河险工地段,上闸首在竣工之后曾出现渗水,为保防洪安全,于1980年6月进行封堵,1989年拆除”。

这些注释的补充,把工程的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在此文后面,姜传岗还附上《运河穿黄两岸地形图示》《京杭大运河全程复航过黄河示意图》,让读者一目了然地观察大运河。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三维的,而文字是一维的,所以仅靠文字,仍会让人留下众多想象空间,这也许也是许多历史谬误的来源。因为图像是二维乃至三维的,所以姜传岗在本书中用大量的附图当佐证,不仅提升了书的维度,也提升了他所述观点的说服力。这种用补充案例、图片提升材料维度的方法,可以说非常聪明,也非常专业,可以最大程度地消除读者误解,还原案例真实样貌。

在新的历史时期,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必将取得辉煌成就。这其中,《山东大运河新考》这部著作,就像运河上的瞭望塔一般。姜传岗就是这座瞭望塔上的瞭望者,他看向远方,看向未来。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2024年,在大运河迎来申遗成功10周年之际,姜传岗的这部作品,能带给我们更多启发。这部著作,对推动运河有关研究和实际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对于大运河山东段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每年的节庆不少,跟小村里的人最密切的,是每年的3月12日植树节。小村的人不举行什么文娱活动,而是用植树来纪念这一天的到来。

小村不小,人口一两千,土地面积也有一两千亩。不过这些土地不是用来植树造林的,而是用来广种农作物的。那么在植树节这一天,小村人都要到什么地方去植树造林呢?

村前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大堤,也就是护河堤。一条二三百米宽的河,南北就都有了既高又宽的河堤。河是一眼望不到边,那条巨龙般的河堤也是一眼望不到边。

吃过早饭,迈上河堤,呀!男女老少来来往往,有的挖坑,有的灌水,有的在给坑里的小树苗培土。“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我来到一对老夫妻面前,他们朝我笑笑。印象中,植树应该是年轻人的事,这对上了年纪的老人怎么也来植树了。

那位老大爷看出了我的疑惑,就说:“本来今天在城里的儿子要过来植树的,我没让他来。”这对老人年轻时就植树,一直到现在,早已经习以为常了。老大爷又说:“让别人来植树,我还有点不放心。”

“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我想起《种树郭橐驼传》里那个郭橐驼,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年轻人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糟。在我不远处,就有一对小伙子正紧锣密鼓地忙着。他们把每一棵拇指粗的白杨树苗埋进坑里,都是有板有眼,像模像样,小树苗进坑时都要瞄着眼,看看那棵刚栽下的树苗,跟其他的是不是在一条线上。

据说,这对年轻人仅有初中文化程度,一到过年正月初三、初四,就爬上南下的列车。如今春运已经结束,这对年轻人怎么还不出去打工呢?

原来,他们家十几年前植的白杨树,都已经在春节之前砍倒卖掉了,河堤上埋着一桩又一桩树根。他们的父母,虽然还没有进入老年状态,可是由于操劳,身体大不如前了。年轻人就推迟了打工的计划,把树根都控出来,小树苗都埋进坑里再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别看一开始这些一两米高、大拇指粗的小树苗弱不禁风,十几年过后就成了参天大树了。“人无重见日,树有每年花。”这对年轻人说,正因为他们有了这笔卖树的钱,才凑足首付款,在城里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我倍感意外,也更为他们感到欣慰。

还有一户是老少三代来植树的,孙辈负责浇水,儿辈负责培土,爷辈就围着小树苗,两脚不停地踩来踩去,就是要把土踩实,风吹不倒,雨也淋不倒树苗。

这户人家植的树并不多,何以祖孙三代齐上阵?爷辈说:“植树造林,绿化家园,是我们的家风,孩子从小就要树立植树造林的意识。”儿辈说:“上有老下有,我这个连接祖孙三代的桥梁,责任重大。”那个孙子辈的男孩子估计上中学了,一副腼腆地说:“虽然我们衣食无忧,可是植树造林,人人有责啊。”孙子的话逗得爷辈和父辈笑了。我呢?也笑了。

河堤上的树植完了,人们又涌到了田边地头;植完了那里的树,又来到院前院后。只要有能植树的地方,小村人绝不放过。

■李海波 摄影

周末济宁故事

二月二,料豆荠菜扁

张庆余

“二月二,荠菜扁,又不咳嗽又不喘”,这是流传在济宁嘉祥一带的民间顺口溜。意思是说,农历二月二能吃上荠菜馅的扁食,除了味道鲜美,还有防治咳嗽气喘的作用。

扁食,是家乡人对水饺的另一种称呼。从前的人们一般吃不起肉馅饺子,二月二又是个传统文化节令,想吃一顿尚好的饭,于是将水饺列为首选。此时田间的荠菜比其他野菜早生出许多天,自然会成为人们的采摘之物。

我小的时候,就每年盼着二月二。大人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思,总是想着法子关照孩子们的胃口——除了炒料豆,就是包荠菜水饺。于是,挖荠菜的重任落在孩子们的肩上,孩子们也乐意承担这快乐的任务,因为馋虫在肚子里频频地动呢。

每年二月二前的一两天,我也和小伙伴一样,挎着个小篮子,带着一把铲头,到野外去挖荠菜。时值早春,天气乍暖还寒。或独行,或吆喝一两个伙伴,到处找有荠菜的地方。

荠菜的生命力很强,无论是沙地、淤地还是碱地,都有这种野菜。这时候的荠菜鲜嫩,棵儿都不算大,剜到手里几十棵才攥一把。如果头半晌到麦田里去剜,赶上露水还在,裤腿脚和鞋子都蹭湿了,脚丫子冰凉。

可一想到剜到荠菜就能吃上水饺了,心里的热乎劲让全身都暖暖的。河岸上、沟渠边的荠菜,多数长在枯草底下,得一边拨开枯草一边挖。挖出来还要择净夹在中间的草棒或碎叶儿,也是很麻烦的。

剜上多半晌,看一看篮子里的荠菜差不多了,就兴高采烈地回家。把荠菜交给母亲,就算没事了。母亲把荠菜仔细地拣一遍,放到水盆里洗净控水,再用开水略烫一下,每抓一把搭一个菜团子,包上笼布挤出些菜汁,省得馅子水过多不好包饺子。

菜汁挤完了,放到案板上,再切些大葱、鲜姜,拌在一起用刀剁。拿出一把把粉条,用石臼捣碎掺进馅子里,撒上轧碎的盐汤、茴香面,搅拌均匀。忙完这些,才算完成了一半。

母亲要和面、轧皮、包水饺,又得忙上好长时间。为了赶快包完,在家里的人都得帮手,我也在其中。包的不像样,母亲也不嫌。水饺煮好了,每人先一碗,不够的再盛一碗。

那些年全家五六口人,几乎都吃两碗以上,可见荠菜水饺的好吃和稀罕。“二月二,荠菜扁”,也成了我忘不了的美好记忆。